

書叢代正

近二十年之歐州

譯 鉅 恩 趙

正中書局印行

002559

作者原序

自第一次歐洲大戰以來，各國政治錯綜複雜，決非短短百五十萬如本書者所可能盡其史的任務。一般讀者無不欲明瞭戰後歐洲發展情形，但苦於專門書籍之難讀與報紙之難解，則本書當不爲無益之作。本書不能舉各國歷史一一說明，間有省略者，如斯堪的納維亞及巴爾幹諸國則未插入，但甚願對於戰後歐洲重要發展均有簡潔及公允之敘述。著者並極願以最公正之態度撰著本書，設有近於偏執之處，幸祈讀者恕其不經心可耳。

韓普頓·傑克遜

譯者序

翻譯本書之初，正值東亞烽煙瀰漫之際；歐戰亦已再起，佇看東半球烽火連天，觸處無一乾淨土，不禁慨於世事之詭變，正義之不伸也。推原其故，當還溯因於凡爾賽和約未能徹底解決歐戰問題，由其產生之世界和平機構亦徒爲列強利用之工具，無裨於實際。故日本敢於投機取巧，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繼之者爲意大利，均不聞世界正義之呼聲，作有效之制裁。徒長侵略野心，忍見弱小魚肉，列強容忍姑息之弊，適足自陷於泥淖之中，不爲得計也。第二次歐戰序幕方開，將來演變，不可預測，社會讀物關於歐洲國際者甚多，而求得一歷史的敘述，簡潔明瞭如本書者，尙不多覩。爲欲供一般讀者以第二次歐戰之背景，及明其互相因果之關係，自第一次大戰結束起至第二次歐戰開始止，爲一自然畫時代的記載，因樂遂譯本書，以供讀者之參考。

本書原著初版於一九三三年，自後一年一版，一九三六年增訂一次，今年再行增訂，已第八版矣，可見「洛陽紙貴」，風行一時。末章由譯者略爲增補數語，俾窺歐局全豹，並綴附錄數篇，以資補充原書之所未盡者。至於譯筆拙劣，尙祈讀者指正，是幸。

一九三九除夕於戰時行都

目次

第一章	世界大戰之結束	一
第二章	凡爾賽和約	一〇
第三章	列強與蘇聯	一八
第四章	墨索利尼及新意大利	二五
第五章	德意志共和國	三三
第六章	法蘭西	三九
第七章	中歐羅巴	四六
第八章	大不列顛帝國	五〇
第九章	西班牙	六二
第十章	蘇聯五年計畫	六九
第十一章	和平之崩潰	七九
第十二章	歐洲恐怖時代——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	八七

附錄

一、一九三九年之世界大事與英國政治	一〇一
二、捷克亡國的一幕	一〇三
三、新波蘭	一〇四
四、公允的和平	一〇五
五、歐戰以前的史達林	一〇八

第一章 世界大戰之結束

一、俄國革命

歐戰發生後，帝俄最無準備，而最初動員至一千五百萬軍隊列陣於前線者，亦爲俄國；參戰繼續兩年，俄軍漸次感覺其政府之無能及給養之缺乏，深以爲沙皇實應負其責。但彼輩對於政府之措置原不了了；假使知之，彼輩未必願爲帝國而犧牲。沙皇膽怯無能，其本人亦不知爲何而參戰；其素常行動每爲其后所左右，而其后又受制於其伴臣勞斯勃丁（Rasputin）。勞氏爲西伯利亞一村農，嘗因竊羊案被毆，其創痕尙宛然留額上。俄宮政事多由勞氏擅專；在內廷，俄后尊寵之，因其爲皇子之救命恩人，在朝廷，人多目之爲姦佞；卒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爲人刺死。

勞氏之死，不足以外鎮軍士之反戰，內收勞工界之信心。情事每况愈下，前後方均騷然不安；當局亦悟參戰之非是，而局勢演變至此，殊無法足以挽回。前線軍士逃亡日衆（據報一九一七年一月間逃亡者過百萬人），後方生活程度日趨高漲，人民非常困苦，內外交迫，而帝俄瓦解矣。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 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俄曆二月二十三日）國際婦女節日，俄京彼得堡突起暴動，女工乘慶祝之便宣告罷工，男工亦繼之而起，俄傾問京城各街道滿布暴動分子，形勢突然嚴重。沙皇聞警趕回，至則民衆包圍御車於車站外，終不得入，哥薩克騎軍奉命馳往彈壓，但騎軍同情於罷工者。翌日駐防軍隊又奉令以武力解散，結果槍殺四十人，而駐軍復與暴徒結合，相率圍攻各區警察署，其勢反熾。第三日，罷工工人完全控制彼得堡，但彼輩無領袖，無組織，乃一羣烏合之衆，不知爲何而暴動，復不知暴動得手後將如何應付。罷工爲偶然發生之事變，在工人本身或有以工作條件——長時期工作及微薄工資——之不公，而反抗之表示，然此亦殆臨時之衝動也。

俄國社會黨當二十世紀之初，本極活動，經政府嚴厲取締，似已銷聲匿跡，當工人暴動爆發時，不無驚異。一九〇三年該黨一部分激烈黨員主張唯用暴力可以成功，稱爲布爾雪維克派（Bolsheviks），其大部分素主和平手段者，稱爲滿雪維克派（Mensheviks）。一九〇五年日俄之役，激於義憤，工人曾一度革命，自行組織委員會，推翻工廠當局；農民及軍隊均從而附和之，不幸均被撲滅。自是社會黨各主要分子多遭流徙，及一九一七年革命爆發時，該黨遂陷於無領袖之地位。

社會黨在一九〇五年所創立之組織單位——委員會即蘇維埃，久爲工人所習聞，自是遂爲工人所引用，成立蘇維埃。彼輩所選舉者多爲滿雪維克派黨員；而滿雪維克派素來反

對暴力，於是又推選自由派之極端主張緩進者組織中央政府。臨時政府成立，以劉阿夫親王（Prince Lvov）為首領。彼輩祇要求言論及出版之自由，而未計及勞工制度之改善，蓋當時之蘇維埃及臨時政府均不知何者為其當前之需要也。托拉斯基著俄國革命史曾有言曰：「革命黨人乞命於自由派……自由派黨人又乞命於帝國」，毫無主張如此。彼得堡工人暴動後，莫斯科工人亦紛起響應，但俄國境內竟無一人能利用此暴動良機，推進成為真正革命者。

列甯當時俄人具有革命能力者，唯有列甯。時在國外，獲知國內暴動消息，自知二十六年奮鬥所企求之良機已至，其時列甯年已四十七矣。列甯父業教師，擔任學校視察員，有功於瓦爾瓦區（Volga）之成人教育。列甯十七歲時，其長兄因謀刺俄皇亞歷山大第三案處死，自後列甯即矢志於革命，在習法律未畢業時，即創設「勞工自由同盟會」，嘗讀馬克斯之著作，信仰馬克斯主義，以為資本家不惜對勞工榨取以增厚利潤，其結果勞工終必反抗，奪取生產機構而自行管理之。一八九六年列甯以宣傳共產被流於西伯利亞三年。其時一青年女同志格勒布斯克亞（Grubskaya）隨之行，後為其妻。列甯在西伯利亞完成其巨著名曰俄國資本主義發達史。三年流刑期滿，列甯往慕尼黑主編「革命刊物」，一九〇三年投身入布爾雪維克派，與社會黨脫離；一九〇五年工農革命，列甯未與其事，然其後如格隆斯達及維堡海軍諸役，伊實幕後之人也。後數年中，列甯偕其妻往來巴黎、倫

戰事起，多與革命黨人接觸，隱然爲革命之中堅。當大戰發動時，列甯等寄居沮利希（Julich）一小屋中，聞戰訊謂是列強瘋狂舉動，不當資本主義國家之自殺政策；尤以俄國參戰爲不當，蓋深知俄國農工必反對參戰也。

列甯聞俄京二月大革命消息，自稱時機已至，但返回俄國爲一困難問題。協約國知列甯之歷史不許其通過，但德國知其必反戰，可藉其向俄宣傳，許其出境，而以禁止中途上下車爲條件。

四月十六日黃昏，列甯抵彼得堡，布爾雪維克派首領多人迎候於車站，並預爲籌備歡迎會，羣衆歡呼，強其演說。列甯身軀短小，衣服敝舊，手持鮮花，狀頗發矍。在此熱烈歡迎環境下，宜有數語慰勉其同志並慶賀革命之成功，方可滿足羣衆之期望；乃列甯大放厥詞：斥責布爾雪維克黨人自毀機遇，臨時政府必立即推翻，一切權力歸之蘇維埃，俄國必立停戰等等，聽衆驚訝不置。

在布爾雪維克黨部內——即前俄皇宴會廳之一部——列甯爲同樣演說，黨人均目爲狂言；多年流亡，似已忘却俄國之現實狀況。但臨時政府——現爲一律師克倫斯基（Kerensky）所統治——逐漸暴露其腐化，一如帝俄之宮庭；克倫斯基達海軍之暴動，前線士兵不遵命令執行六月反攻等情形，漸使黨人覺悟。維時列甯屏居近郊，但與黨方，尙保持接觸；嘗詔黨人曰：「吾黨目標乃耕者得地，飢者得食，蘇維埃得政權，人類得和平。」列甯始終

抱此主張，卒及其身得以貫徹。

十月革命 是年十一月，列甯化裝入彼得堡，夜間召集布爾雪維克黨人開會，主張立即推翻克倫斯基政府。於是組織紅軍，命令各蘇維埃秘密準備，雷總部於斯嘉雷女子學校，指揮一切。十一月六日夜（俄曆十月廿四日）列甯及托拉斯基（Trotsky）據一小校舍中，以電話指揮，完成其革命——時與克羅斯達海軍接話，時與紅軍接話，又時時指揮人員切斷克倫斯基對外一切聯絡。托拉斯基又時以嚴峻語調發出命令：「如首辭不能解決，即用武力；汝必以生命作答」。

次晨，彼得堡已完全入於布爾雪維克黨掌握中，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亦已成立。托拉斯基自傳云：「無紛擾，不流血，各個政府機關自斯嘉雷學校內發出命令之後，以次由紅軍占領」，可謂不流血之革命（註）。

新政府之工作，千頭萬緒。如「蘇維埃得政權」，彼得堡、莫斯科、及克羅斯達等地已組織蘇維埃，俄國其他各地尚待一一收復。「耕者得地」，農民得地固易，而分配均勻實難。「飢者得食」，在主張暴力之布爾雪維克黨施行亦較易，政府統制一切糧食，予以登

（註）有馬青（Marek）者為波蘭一水手，奉命監守釀酒廠，及危急時，盛填所有酒具，備酒洋澄，泛濫成渠，深可沒膝，悉流至下水道，市民有自溝中掬飲者，馬青持槍，終未離洪地，此亦一有趣之革命。

記，再計口授食於持有糧食券者，每一持券人每日平均得領麵包半磅；由蘇維埃發券，凡反對蘇維埃者則拒不予券。「人類得和平」，前途困難實多，俄國因有條約之拘束，不能單獨自由與德講和。於是布爾雪維克黨宣布廢除帝俄時代所締結一切條約及取消對於協約國一切義務之承諾，以示更始。大戰非人民戰爭，乃資本主義之戰爭。十一月二十日實行休戰，十二月與德國開和會於白勒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

白勒立托夫斯克約條和會呈現特異情緒，在桌之一方，高踞德國勳貴外交代表，另一方則一蓬髮粗服，久歷荏狂與徙流生活，猶太村農之子——托拉斯基是也。托氏無所要求，俄國爲乞和國家，布爾雪維克黨無力支持戰爭，况復內有保皇黨及富農之爭；俄國已自承戰敗，一切唯德國之命是從。雖然，和約待至三閱月後始行簽定。在此期間，托氏故作延宕，以圖引起世界之注意，各國新聞紙滿載和會消息，故和會成爲布爾雪維克政府向外宣傳之無上工具。和約對俄條件至爲殘酷，俄屬烏克蘭、波蘭、芬蘭、立陶宛、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均畫爲獨立自主國家，又割高加索一部於土耳其，共計失去人口四分之一，土地分之三，賠款六百萬萬馬克。

白勒立托夫斯克條約表面上爲德國勝利，其實乃托拉斯基之勝利也；德國顯然無力強制俄國履行條約義務，而俄國反可藉和會之延宕達其向各國宣傳布爾雪維克政權之目的。拉氏於和約成立後，遣返彼得堡，進行組織紅軍，以消滅國內之反動。

二、德國革命

一九一八年初春，德國亦瀕於革命之危險，柏林發生大罷工，爲政府強力制止。七月德軍計畫實施最後之反攻，似有勝利把握，因俄方已肅清，意大利已被擊破也。但反攻失敗，馬恩（Marne）之役，德軍不能突破協約國陣線，德人至此大爲失望。

協約軍繼以反攻，保加利亞於九月撤兵，德國旋亦改組政府，自由黨麥克斯親王（Prince Max of Baden）執政。十月三日，德將魯登道夫建議於麥克斯親王參照會於美總統威爾遜，請威氏根據其在九月前宣言十四點原則談判和議。如依據威氏原則，德方愿退出比利時、俄國及巴爾幹諸地，返還阿爾薩斯、勞林於法國，並廢止白勒立托夫斯克條約；和約內必載明海上運輸之自由，撤消一切經濟障礙，建立國際平等互惠之商業關係。麥克斯親王乞和消息傳布後，德軍士氣之沮喪有甚於馬恩戰役之失敗。十月杪，駐在威廉夏芬（Wilhelmshaven）港海軍不肯奉命馳往比利時海岸，經畫分四隊調防，始未釀成事端；十一月四日基爾（Kiel）海軍占領基爾，組織蘇維埃，奉令圍剿之陸軍居然繳械投降，亦組織蘇維埃，翌日基爾城已滿插旗矣。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海軍叛變後，風靡全國，幻成政治革命。沿波爾的海岸各城市均舉紅旗，海陸軍人及勞工階級紛紛組織蘇維埃，一時勢不可遏，在巴維利亞（Bavaria）

境內，喀爾愛司納（Kurt Eisner）亦領導軍民揭竿起義，十一月九日巴維利亞境內宣布成立軍民工人蘇維埃自由共和國。

同日柏林亦發生革命。清晨麥克斯親王力勸德皇威廉二世遜位離國，以爲可緩和內亂，但已時不及待，工人罷工，軍警不加阻止，形勢漸趨嚴重，麥克斯親王知事不可爲，乃辭職以讓愛倍爾（Ebert）改組政府爲溫和的社會黨政府，以資維持。愛倍爾屬於社會民主黨之右派，相當於俄國之滿雪維克派。工人及軍隊蘇維埃之代表則集議組織地方政府，但共產黨人深覺不滿於右派政府，柏林城中迄夜槍聲未息。

一日間格鬥致死者十五人，此十五人英勇之犧牲已換取五百年皇朝顛覆之代價，而獲得一團結統一之國家。皇朝顛覆，累及其他附庸小王國二十國隨之覆滅，德國今已成爲共和國，由愛倍爾執政。

新政府當前工作爲停戰，麥克斯親王曾遣愛慈貝格（Fitzbeger）謁福煦元帥乞和，福煦所提之議和條件至爲苛刻，其中包括畫出萊茵河右岸一帶爲中立區及德軍繳出槍械戰艦飛機等項。條件雖如此苛刻，但德國終於十一月十一日完全承認，蓋以爲將來和約威爾遜十四條原則之保障，決不至犧牲屈辱之過甚也。

新政府第二問 爲國內糧食問題。自革命發動後，國內糧食供給頓告斷絕，餓殍載道，死亡相繼，最初三月內嬰兒死亡率突超出往昔三倍，設非美國慈善機關相援助，全

國將有絕糧之虞。

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 愛倍爾第三困難問題爲德國共產黨——司拔塔克斯(Spartakus)之反對。十一月九日司拔塔克斯黨提出要求：每日六小時工作，銀行土地工業國有，及政權歸於蘇維埃等等。但愛倍爾黨即緩進社會民主黨主張議會政府，雖遭共產黨種種示威反對，終於頒布命令舉行普選。司拔塔克斯黨領袖如卡爾立布納黑(Karl Liebknecht)及羅賽盧森堡(Rosa Luxemburg)諸人奮鬥精神及毅力雖堪欽仰，其缺乏如列甯有組織天才之人物。一月六日司拔塔克斯黨人奪取郵局車站及軍部等處而不能堅守，卒爲軍警圍攻而失敗。觀察家謂：「假使黨人有軍事天才之領袖，不尙宣傳而重武力，則新政府之推翻，易如反掌」，或非虛語。黨人起事後，柏林經過十餘日之紛亂始告平靜，立布納黑及盧森堡事敗被擒，將入獄，於中途遇害，死事至慘。

共產黨人雖一度失敗，而活動力未減。新國會召集後，選舉愛倍爾爲第一任大總統。黨人誓不認可國會，繼續運動推翻政府，於三月間占據柏林之東城，勝利已在望。國防部長那斯克(Noske)突然宣布黨人無故謀死警察六十五人，且列舉死者之姓名，輿論大譁。實則全屬子虛，而德人信之；那氏之計售，而黨人遂爲所中傷矣。經過四日之苦鬥，死者一千二百人，黨人再度失敗。在德國其他地方，暴動時有所聞，大都政府給與相當讓步，風潮不致擴大，如曲尼堡(Königsberg)、白拉司勞(Breslau)、上腓內西亞(Upper Silesia)。

漢堡 (Hamburg) · 愛姆登 (Emden) · 萊茵蘭 (Rhineland) · 條林根 (Thuringen) · 及勿斯非利亞 (Westphalia) 等處 漸次安定。

雖然，共產主義思 仍在高速度中擴充領域，四月間愛生 (Essen) 及魯爾 (Ruhr) 大工業區中發生罷工風潮，政府頒布戒嚴令及禁止輸入食糧，始告平息；馬的堡 (Magedeburg) · 白倫斯維克 (Brunswick) 及特雷司登 (Dresden) 亦時有暴動。喀爾愛司納被刺於慕尼黑後，黨人披靡，續又成立巴維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亦為那斯克調軍隊征服。黨人處處失利，共產主義於是一蹶不振。不久凡爾賽和約對德條件公布，全國震駭，目標移轉之後，各黨派漸趨團結，內爭由是停息。

總戰作戰，皆由統制階級造成，人民皆被迫而受犧牲，其結果皆發生革命；新政府亦皆最初由緩進派人士執政，其結果亦皆受人民之反抗。但在德國，中產階級勢力較盛，故能維持議會政府及資本主義之組織；在俄國，中產階級勢力不敵無產階級，且終為所奪，而又不能革命才致陷於絕境也。

第二章 凡爾賽和約

停戰後兩周內，巴黎和會始行召集，除同盟國外，其他各國均派有代表到會；德國及其同盟國對於和約無發言餘地，唯有聽命於各戰勝國家。德國極端信任威爾遜，威爾遜亦

和會中中心人物；美國爲協約國之債權人，歐洲大半國家均賴美國接濟得
以維持，故美國在和會地位益爲各國所重視，尤其德國期待美國能給予公允之條件及迅
速之解決。

但和會未開之際，環境：協約國及其與國凡三十二國均有代表在會，每一代表皆
具有「取本國利益之決心，目的不達，誓不輕離巴黎」。在此爭持局面之下，如何可以迅速
解決？至於公允條件，各國怨恨未消，尙將磨擦之不遑！法國代表團首領——克雷斯
公使——法國之願望爲摧毀德國；英代表領袖——勞易喬治——恰在「一必使德國賠
償」口號下爭得勝利；兩大國態度已如此，何況在大戰四年間各國對德惡意宣傳所
激起之歐洲人士之憤慨豈能消滅於旦夕？在此怒潮澎湃下，威爾遜殊有力單勢孤之感。

四大強國和會終於順利開始。衆議三十二國過嫌龐大，不如組織十國委員會負責審查
之責；繼又改爲四國委員會以討論和約草案，四國之代表——美國威爾遜、法國克雷
斯、英國勞易喬治、及意大利奧蘭陀是也。此四人主張適各相反，因此會議中種種障礙由是
而生。克雷斯氏（C. Cresswell）曾記述會議情形：「克雷孟梭御灰色手套，據中央錦緞寶
座，年老神疲，精力竭，心如古井，其熱念於懷者，厥惟法國，但其政治思想則爲俾士麥
式。其心中唯一之幻影爲法蘭西；而唯一之了解力乃在對人類——包括法蘭西人，尤其對
於同出席會議之人物。克氏對和會之主張可以其對德之印象爲代表。克氏自以爲深知德人

心理，總人祇可屈服於威脅之下，因其窮凶極惡，罔顧信義，不擇手段，唯利是圖」。與法國老虎遙遙相對者乃威爾遜式之溫和理想主義。「威總統恰似一新教教會牧師——或係長老會；彼嘗自白宮發出獅子吼，顯無實際計畫，以求貫徹；彼或善於說法，或祈禱上帝使其成功，但對歐局現勢，無實現其主張之辦法。威氏未嘗提供一具體方案，且在多方面，威氏不能認清歐洲現實情況，往往所得為不正確消息；或在急於需要消息及材料時，又往往無人為之顧問及計畫一切。滿腔正義，曲高和寡；不特此也，威氏反為環境所包圍，其棄其所言而從人之言，棄其觀點而從人之觀點，與人引伸討論」。勞易喬治時受克氏提示其大選所持之口號，故其主張多與克氏合；阿蘭陀不諳英語，喬治及威爾遜不善法語，獨克氏兼之。

四強會議之環境如此，故威氏理想中之公允的和平頗難實現；且其主張逐漸發生動搖，備受打擊（參看附錄五）。有時威氏自覺勝利足以自慰者，乃克氏在惠而不費原則下所給予之小小讓步；譬如威氏竭力主張每一和約應冠以國聯盟約條文，喬治及阿蘭陀則以盟約當待起草恐不及待為反對理由，而克氏絕對贊成威氏，於是威氏主張成立。

德國之受膺懲 對德和約中有三個問題，亟待商討。第一為萊茵問題；法方要求成立萊茵獨立國家，以分隔德、法兩國，萊茵獨立國所統治之土地為原屬於德國者，置於法國保護下；威爾遜當然反對。克雷孟梭乃以謙讓之態度表示在相當條件下可以放棄萊茵國之